

《五彩舆》【头本】

主要角色

海瑞：老生
 鄢懋卿：净
 秦氏：旦
 顾慥：丑
 魏应科：丑
 冯莲芳：旦
 严世藩：净

情节

明嘉靖时，严嵩专权，结党营私。礼部主事海瑞至严府庆寿，因忤严世蕃，被贬为浙江淳安知县。而严党鄢懋卿，则因献歌童、舞女组成之“活象棋”为礼，被擢升为浙江盐政。临行，严党赵文华赠鄢妻秦氏五彩花轿，鄢懋卿乃强抓民女抬轿，煊赫上任。其仆鄢贵向淳安县索供应，为海瑞骂走。淳安冯莲芳，系参将之女，谙熟武艺，横行乡里，人称“女阎王”。门前私设禁地，海瑞到任时亦曾受辱。其弟冯三元往姑母家拜寿，酒席筵前，冯姑将女汪彩霞许之。姑父汪宏不知，又将汪彩霞许婚富室秀才顾慥。夫妻争吵不已，冯姑乃嘱冯三元定期娶亲。顾慥闻讯大怒，与其友魏应科率家丁中途拦劫，适遇鄢妻秦氏彩舆到县，误将秦氏抢去。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十八集：伍月华藏本整理

【第一场】

(赵文华、鄢懋卿、何鳌、蔡克廉、杨顺、闻渊、万采、方祈祥同上。)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点绛唇)	袖内藏刀，邪奸谄笑，仕圣朝，文韬武略，侍泰山严阁老。
赵文华	(念)	封妻荫子在朝纲，
鄢懋卿	(念)	官途不可谈炎凉。
蔡克廉、		
何鳌	(同念)	只须富贵终安乐，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念)	谁管丹青臭与香。
赵文华	(白)	通政司赵文华。
何鳌	(白)	大理寺何鳌。
鄢懋卿	(白)	都御史鄢懋卿。
蔡克廉	(白)	太常寺蔡克廉。
杨顺	(白)	宣太总镇杨顺。
闻渊	(白)	雁门巡抚闻渊。
方祈祥	(白)	文选郎方祈祥。
万采	(白)	武选郎万采。
赵文华	(白)	请了！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请了！
赵文华 (白) 今日严太师生辰。朝事已毕，理应同往拜寿。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正为此事。
赵文华 (白) 众公礼物可曾备齐？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办齐了。
赵文华 (白) 下官是严府通政司，都要验看验看，哈哈哈哈哈。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如此请看！
赵文华 (白) 各带见面礼，可以不必观了。列公请！
(四龙套、众人役抬礼物同暗上。)

赵文华 (白) 正是：
(念) 祝寿原为求樾荫，趋炎不是倚冰人。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开道严府。
(【六么令】。众人同下。)

【第二场】

(严世蕃上。)

严世蕃 (引子) 弄父权官居极品，绍箕裘子振家声。
(念) 台阁巍然宰相家！皇恩浩荡享荣华。几番读史笑秦桧，不会行奸枉犯法。
(白) 下官严世蕃。今乃吾父寿诞之日，朝臣必来拜寿，准备迎接。
严年！

(严年暗上。)

严年 (白) 在。
严世蕃 (白) 你在大厅侍候！所有外官拜寿，俱要辞谢。若是太师门生故吏，必要面见。请

进，先会吾。

严年 (白) 是。

严世蕃 (白) 正是：

(念) 从来海上神仙府，便是人间富贵家。

(院子上。)

院子 (念) 冠裳踉踉观风丽，金帛纷纷见繁华。

(白) 禀老爷：通政司赵老爷带领鄢、何、蔡、杨、闻、方、万各位老爷前来与太师拜寿，现在二厅，一定要拜见。

严世蕃 (白) 俱是通家故吏，请来相见！

院子 (白) 是。

有请众位老爷！

(赵文华、鄢懋卿、何鳌、蔡克廉、杨顺、闻渊、万采、方祈祥同上。)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念) 苍海六鳌观气象，青天一鹤见精神！

(同白) 啊，师兄，我等拜寿了！

严世蕃 (白) 岂敢，有劳列位师兄！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我等朝上叩贺。

严世蕃 (白) 小弟拜谢。

(严世蕃、赵文华、鄢懋卿、何鳌、蔡克廉、杨顺、闻渊、万采、方祈祥同跪。)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念) 祝寿太师山岳永，

严世蕃 (念) 福愿列公海天长。

(赵文华、鄢懋卿、何鳌、蔡克廉、杨顺、闻渊、万采、方祈祥分两边站。)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我等桃李门墙，深叨恩庇，今日必要请太师出来恭叩鹤龄，望乞老师兄代为转请！

严世蕃 (白) 家严本不见客，列位乃是通家门生，待弟一请。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有劳老师兄。
严世蕃 (白) 请父亲出堂！

(老苍头引严嵩同上。)

严嵩 (引子) 海星添筹、受皇恩、鹤龄遐年。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沐恩门生等叩拜恩师！愿师相大人松鹤遐龄！
严嵩 (白) 不当了。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弟子等拜寿！
严嵩 (白) 常礼了罢！
严世蕃 (白) 设下拜毡！

(赵文华、鄢懋卿、何鳌、蔡克廉、杨顺、闻渊、万采、方祈祥同叩拜。)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门生等蒙老恩师荫庇，无所恭祝。虔备薄仪，聊助福寿。
(赵文华、鄢懋卿、何鳌、蔡克廉、杨顺、闻渊、万采、方祈祥各袖中取如意珠宝等物献上。)

严嵩 (白) 何劳过费！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聊申敬仪，伏乞笑纳！
严嵩 (白) 来，收下！

(赵文华、鄢懋卿、何鳌、蔡克廉、杨顺、闻渊、万采、方祈祥同拜。)

赵文华、
鄢懋卿、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谢恩师大人!
(赵文华下跪。)

赵文华 (白) 门生无以为敬, 制有春药一瓶, 望恩师笑纳!
(赵文华取纱帽在头上拿出奉上。)

严嵩 (白) 哈哈, 这却不当了, 哈哈。
赵文华 (白) 门生想老师相千秋大寿, 珠宝食物供献者颇多, 何足为奇。再四搜索, 蔽内想出这个主意, 想老师相夜所必需, 倒是门生妻子亲自熬的。老师搽上, 不但保养精神, 而且乌须黑发, 大有妙处。

严嵩 (白) 哈哈, 收下了。
(老苍头收下。)

赵文华 (白) 谢恩师!
(严嵩与赵文华耳语。)

严嵩 (白) 贤契!
赵文华 (白) 在。
严嵩 (白) 现在工部侍郎有缺, 你可到司理监处走动走动! 明日我好保举你推升。
赵文华 (白) 谢恩相提拔! 衔环难报。
(严嵩转身。)

严嵩 (白) 唔咳。
鄢懋卿 (白) 鄢懋卿禀事。
严嵩 (白) 何事?
鄢懋卿 (白) 门生想老恩师齿德尊崇, 爵禄高重, 调和鼎鼐, 应法吐哺, 颐养天和, 亦须闲情逸致。门生精具活象棋一副, 以备老恩师陶情之用。

严嵩 (白) 象棋怎么活?
鄢懋卿 (白) 门生差人到苏扬一带买来歌童舞女, 教习纯熟, 应口成局。
严嵩 (白) 现在何处?
鄢懋卿 (白) 现在贵府花厅伺候。
严嵩 (白) 这倒要领教领教看!
鄢懋卿 (白) 请老恩相到花厅, 待门生铺设棋盘伺候赏鉴。
严嵩 (白) 世蕃! 你陪众位贤契东厢饮酒一回, 我同懋卿贤契去去就来。
严世蕃 (白) 遵命!
严嵩 (念) 得意门生今有趣, 赏心乐事古无多。
(白) 贤契, 随吾来!
鄢懋卿 (白) 是, 列位少陪了。

赵文华、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请!
(严嵩、鄢懋卿同下。)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哎呀, 赵大人办事就算奇异了, 鄢大人更觉古怪, 不知是什么活象棋? 可惜我们不能一见。
赵文华 (白) 他这想头更高我一筹, 不知是什么古董玩器?

严世蕃 (白) 且候家父看过，我等自然知道。
(严年跑上。)

严年 (白) 哎呀，这还了得，岂有此理！

赵文华、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你为何如此大气？
严年 (白) 主事海瑞前来拜寿，无有礼仪，又无职名手禀，拿一张名帖，大言大语，小官说了他几句，他竟大骂进来了。

赵文华、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这还了得！
(海瑞上。)

海瑞 (白) 哇，好奴才！
(唱) 未送礼来拜寿有何不应？
敢欺我官职小扯碎纸名！
这倒要请太师当面理论，
哪有个刁奴才辱骂朝臣？
(白) 原来列位大人也在此间！他怎么说太师不准拜寿？

赵文华、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啊海先生，这是什么所在？直闯而入，太嫌鲁莽了！
海瑞 (白) 此间不过是相府私宅，大家都是前来拜寿。列公既然来得，下官为何就来不得呢？

赵文华、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来固然来得，也须门官通报，方可进入。
海瑞 (白) 太师兼有本部堂官之衔，今日太师生辰，下官乃是属员，自应前来拜贺。送礼不送，也是各人情份有无。岂有门官扯碎名帖辱骂朝臣之理？今日拜寿到此，下官定要请教太师，评评此理。

严世蕃 (白) 严年！
严年 (白) 在。
严世蕃 (白) 太师寿诞奉旨回府家宴庆贺。先前吩咐与你：一切官员府门外辞谢，不准引进。你今为何这等大胆放肆，记打记责！

严年 (白) 是。
海瑞 (白) 哈哈，大人说的是，责备得是。太师既然吩咐过你，一切官员俱在府门外辞谢。怎么你把列位大人都放进来了？我告诉你：我海瑞职位虽小，却不能寡廉鲜耻，倚傍门墙！既然太师不见外客，烦你代禀说我海刚峰曾亲到此间。告辞

了。

(唱) 同朝义不得不拜寿恭敬，
并非是有所求干谒私门。
烦代禀说海瑞职闲官冷，
亲到此礼却无未送分文。

(白) 哈哈哈，好一个纳言的相府。

(海瑞下。)

严世蕃 (唱) 听海瑞言语狂令人可恨，
槐堂前辱大臣科道九卿。

(白) 好个大胆的海刚峰，岂有此理！

赵文华 (白) 老师兄请息怒！这等疯狂之徒，计较他则甚？不要让太师知道，以此生气！

严世蕃 (白) 固然如此，只是这样的人，断不可留他在朝。

赵文华 (白) 啊，方年兄，这是你所掌之事，你要如何斟酌才是！

方祈祥 (白) 他是个闲曹，如今也奈何他不得！现在浙江淳安县知县缺出，将他改降外任去罢。若是可以，少时上殿启奏简放。

严世蕃 (白) 改降知县，便宜了这辈。

赵文华、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候他到了县任，再拿他的过错不迟。

严世蕃 (白) 如此贵部提奏就是。

方祈祥 (白) 遵命！

赵文华 (白) 被这海疯子搅闹得连寿面都耽误了。请赴宴去罢！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白) 哈哈，赵大人饿极了！

严世蕃 (白) 请！正是：

(念) 雪藕冰桃泛霞觞，绮筵开处见书香。

赵文华、
何鳌、
蔡克廉、
杨顺、
闻渊、
万采、
方祈祥 (同念) 天献瑶池为寿域，人得琪树比甘棠。

(众人同下。)

【第三场】

(棋童上。)

棋童 (念) 红云暖护长生树，碧露晴滋称意花。名到已成事可假，故将奇巧献荣华。

(白) 小子、鄢府棋童是也。我家老爷备得三十二个美人棋子，献与严太师。适才吩咐，命我在严府花厅布摆棋盘，只得排好伺候。

(棋童布置。)

棋童 (白) 请太师爷！

(严嵩、鄢懋卿同上。)

严嵩 (念) 多承贤契三星礼，试看棋局五色新。

鄢懋卿 (念) 桃源本是神仙宅，甘菊但多老寿人。
 严嵩 (白) 哈哈，好大棋盘！这在何处下子？
 鄢懋卿 (白) 请老师相登高上坐！
 严嵩 (白) 这又奇了！
 (严嵩上高坐，鄢懋卿揖，对坐。)
 严嵩 (白) 贤契，棋子呢？
 鄢懋卿 (白) 棋童，将棋子搬出来！
 (十六男童各捧红字帅、相、仕、车、马、炮、卒棋子同上，十六女童各捧白字将、象、士、车、马、炮棋子同上，分走各站各的棋位。俱站后严嵩三笑。)
 严嵩 (白) 绝妙绝妙！贤契真乃奇思异想也。
 鄢懋卿 (白) 这未见得，请老恩师口下一着，便觉可观。
 严嵩 (白) 哈哈，请哪！
 (唱) 好一幅美象棋如花似锦！
 (十六男童、十六女童分四道各归本位蹲矮同坐地上。)
 严嵩 (白) 贤契！
 (唱) 在何处学来的这样聪明？
 鄢懋卿 (白) 门生媳妇所教。
 (严嵩点头。)
 严嵩 (唱) 红站左白居右皆有分寸，
 且拱过中心卒试看怎生？
 (红卒男童站起跳舞。)
 红卒男童 (诗腔) 春宵一刻值千金，
 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馆楼台声细细，
 鞦韆院落夜沉沉。
 (红卒男童上界河一位坐下。)
 严嵩 (白) 这更妙极了！
 鄢懋卿 (白) 老恩师啊！
 (唱) 蒙恩师多夸奖棋添风韵！
 只是那人才陋惭愧学生。
 这一着真稀少难以答应，
 (白) 也罢！
 (唱) 学一个守河沿卒对着兵。
 (白兵女童起舞。)
 白兵女童 (诗腔) 怪柳迂乔多有情，
 交交时作弄机声。
 洛阳三月花如锦，
 多少工夫织得成？
 (白兵女童上一位立。)
 严嵩 (白) 哈哈，
 (唱) 走一子歌一曲消愁解闷，
 便是那神仙客也未必能？
 使一个当头炮看你怎应？
 (下首红炮男童起舞中位。)
 鄢懋卿 (唱) 炮有架又何妨对着营门。
 (下首白炮女童起立中位，对立。)
 红炮男童、
 白炮女童 (同诗腔) 春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严嵩 (白) 妙哇！
 (唱) 鄢贤契下象棋倒也拿稳，

可见你做政事必有经纶。
 鄢懋卿 (白) 恩师夸奖!
 严嵩 (唱) 我且把拐子马下边出阵,
 (下首红马男童起, 仕角边上立。)
 鄢懋卿 (唱) 也跳马准备着过河出城。
 (下首白马女童起, 仕角边上立。)
 红马男童、
 白马女童 (同诗腔) 诗家清景在新春,
 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得上林花似锦,
 出门俱是看花人。
 严嵩 (唱) 错风车到肋下好往前进,
 (下首红车男童移马位。)
 鄢懋卿 (唱) 照着行须紧跟不差毫分。
 (下首白车女童移马位。)
 红车男童、
 白车女童 (同诗腔) 寻得桃源好避秦,
 桃红又是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
 怕有渔郎来问津。
 严嵩 (唱) 当头炮隔卒打你兵伤损。
 (居中红炮男童翻觔斗遇白兵女童, 扭下。)
 鄢懋卿 (唱) 炮翻炮到对河也会打人。
 (居中白炮女童翻觔斗遇红炮男童, 打红卒男童下。)
 严嵩 (笑) 哈哈。
 (唱) 红缨炮再抬至卒下藏隐,
 (上首红炮男童下红卒男童一位藏红卒男童下。)
 鄢懋卿 (唱) 卒下隐炮何难照着计行。
 (上首白炮女童下, 上红卒男童藏红卒男童下。)
 红炮男童、
 白炮女童 (同诗腔) 乳鸭池塘水浅深,
 熟梅天气半晴阴。
 东园载酒西园醉,
 摘尽枇杷一树金。
 严嵩 (唱) 快翻过打白兵最是要紧,
 (红炮男童翻跳打白兵女童, 白兵女童扭下。)
 鄢懋卿 (唱) 一样对红卒伤何分输赢。
 (白炮女童翻打红卒男童扭下。)
 严嵩 (唱) 再放过当头炮旗开得胜,
 (上红炮男童, 红炮男童移中。)
 鄢懋卿 (白) 哎呀!
 (唱) 这一着闷坏了虎帐将军。
 (白) 哎呀呀, 这是重炮无有解救的。门生输了。
 (严嵩大笑。)
 严嵩 (白) 棋局真妙! 贤契一片好心, 这要领的。
 鄢懋卿 (白) 谢恩师赏鉴。
 棋童 (白) 棋童, 将棋收下!
 是。
 (十六男童、十六女童同穿阵下。严年上。)
 严年 (念) 身依台斗调元气, 手布祥和作好春。
 (白) 禀老太师, 李公公到。
 严嵩 (白) 有请!
 (四小太监引李太监捧本章同上。)

李太监 (念) 繁华宰相经纶事，太平歌舞古今情。
(白) 啊！老太师好悠哉游哉也！

严嵩 (白) 托主福庇！
(严嵩坐。)

严嵩 (白) 何事到此？

李太监 (白) 这是浙江总理监政吴嘉会告病一书，万岁叫咱送与老太师观看。或准或不准，朝中谁人可当此职，就批发到吏部去。

严嵩 (白) 吴嘉会告病，何必留他。浙江监政倒是一个美缺。
(严嵩笑对鄢懋卿耳语。)

严嵩 (白) 就借重贤契做做去罢。

鄢懋卿 (白) 老恩师提拔门生，犬马难酬。
(严嵩批本。)

严嵩 (白) 吴嘉会准以原品致仕。其浙江监政员缺着鄢懋卿去。该部知道！

李太监 (白) 圣上立等，告辞了。

严嵩、
鄢懋卿 (同白) 奉送！

李太监 (念) 罗仕域中诚不易，求才门下信非难。(下)

严嵩 (白) 贤契打点领凭赴任去罢！

鄢懋卿 (白) 恩师请上，门生叩谢！
(【吹打】。鄢懋卿拜。)

严嵩 (白) 你此番到了浙江监政之任啊！
(唱) 当要者只管要乃是本份，
以补送活象棋三十二人。

(严嵩下。)

鄢懋卿 (唱) 这是吾官星现今转时运，
活象棋换美缺十倍金银。

(鄢懋卿下。)

【第四场】

(海福、海瑞同上。)

海瑞 (引子) 秋风雁塔题名早，春日琴堂得意新。
(念) 诗书万卷腹内藏，气节生平冰上霜。世间多少未完事，堪笑寇公海岸傍。
(白) 下官海瑞。叨中春闹，得保主事。因严府拜寿得罪严世蕃，奉旨改降浙江淳安县知县。想作官只要忠君爱民，何分内外大小。文凭已领，别无耽延。
海福！

海福 (白) 在。

海瑞 (白) 起程之事可曾准备完毕？

海福 (白) 老爷无多衣物，银钱早已收好。请示雇大车、雇小车？

海瑞 (白) 哪有银钱雇车？有几两路费银子须要俭省方够。可将吾的冠带包好，背了步下行走，过芦沟桥雇站驴而行。

海福 (白) 使得，请老爷更衣！
(海瑞更衣。)

海瑞 (白) 旧方巾拿来！
(唱) 非是我更衣冠步行而往，
我不学坏名誉并不猖狂。
读书人在窗前许多异想，
谁都说成名时要做栋梁。
到如今受皇恩为民之上，
顿然间又改了一副心肠，
喜怒间任情性随意罚赏，
岂是我海刚峰不二面庞。
到淳安先必访民情痛痒，

男儿汉须传个后代荣昌。

(海瑞、海福同下。)

【第五场】

(四丫鬟、秦氏同上。)

秦氏 (唱) 奴自夸玉姣姿嫦娥一样，
锦帐中乐不休夜夜鸳鸯。
羨夫君沐皇恩监政执掌，
同荣任看西湖一路风光。

(念) 古来海上神仙府，今日人间富贵家。夫受皇恩执监政，我为诰命做夫人。

(白) 奴家秦氏，小字阿寿，苏州人氏，自幼嫁与鄢懋卿为室。我家老爷蒙严太师之力，奉旨总理浙江监政。清早上朝谢恩，辞别恩相去了。我今吩咐收拾行李，准备轿马起程，俱已齐备。
丫鬟伺候了！

(鄢富引鄢懋卿同上。)

鄢懋卿 (唱) 向金阙谢圣恩并辞恩相，
严太师又吩咐急速整装！
回府来见鞍马纷纷厅上，
果是我妙夫人整顿有方。

秦氏 (白) 老爷回府来了！

鄢懋卿 (白) 夫人请坐！

秦氏 (白) 朝事可曾完毕？行李我已吩咐收拾齐了。

鄢懋卿 (白) 外事俱已完毕，严府吩咐急速起程！可笑赵文华年兄送我一乘五彩花轿，说是送年嫂上任坐的，我只说他是一句顽话，谁知当真送来了！我想五彩花轿如何坐得？

秦氏 (白) 好呀，你的巧妙之处就不如赵文华高了。

鄢懋卿 (白) 何以见得？

秦氏 (白) 你哪里知道，我将这五彩花轿一坐，路上命州县俱来供应，谁敢轻视？就是过山礼呀，也还要格外多些。此乃赵文华送你赚钱的美意，我要坐的。别辜负别人的好心！

鄢懋卿 (白) 论理言之，以夫人月容花貌，应乘五彩花轿，以增风光。但是京城之中，起身抬着走不便，过了芦沟桥再坐不迟。

秦氏 (白) 怕什么呀！谁不知你是严太师得意门生，况且此轿又是赵侍郎送的，谁还敢管。我还要十二名女轿夫抬着走呢。

鄢懋卿 (白) 哈哈，夫人言之有理，女轿夫现在没有。现有雇就的老妈子、使女丫鬟，叫她们抬着送出城去，到了外州县，就有得更换了。

秦氏 (白) 如此就快吩咐他们起身便了！

鄢懋卿 (白) 鄢富！你快吩咐鄢贵为前站，再传老妈子丫鬟们把五彩舆抬进来，夫人上轿起程。

鄢富 (白) 是。
老爷吩咐鄢贵去作头站，老妈子丫鬟叫他们快将五彩舆抬进来，夫人乘坐起身！

(四使女内同应。四使女抬五彩轿同上。鄢贵带马上。)

鄢懋卿 (白) 请夫人上轿！

秦氏 (白) 果然是好一乘花轿！得罪老爷了。

(唱) 五彩舆好一似彩云下降！
奴好比临红尘杜氏兰香，
款金莲入绣锦牡丹开放，

(秦氏上轿，四使女同抬。)

秦氏 (唱) 好比那娶新人一样辉煌。

(四使女抬秦氏同下，鄢懋卿上马。)

鄢懋卿 (笑) 哈哈！

(唱) 美夫人上彩舆仙女一样，

鄙懋卿真有福胜似襄王。
此一去到浙江民富财广，
又何愁金与帛满载归囊。

(众人同下。)

【第六场】

(冯莲芳上。)

冯莲芳 (唱)

奴本是闺阁女许多不幸，
被夫婿耽误了二十四春，
今看破人间事白驹过影，
拚做个老嫠女不要寿星。

(白)

奴家冯莲芳。兄弟叫作冯三元。我家住在这淳安县，也算一个老乡绅。只因父母去世太早，是我当家料理管教兄弟成人，已经入泮。只恨奴的命苦，生得孤单，当年爹娘在世，从小儿许配个女婿名叫张修德，未曾长大他就死了。后来又给我说个人家叫李何衔，又富又贵。看的八月十五完婚，他家娶妻，我家嫁女，亲朋来往好不热闹，我只打点做新娘子。到八月十五日清晨，李家媒人前来送信说：姑爷十四晚上就归了天，呜呼哀哉了。也是他的命短，谁还理会他。爹爹死后，兄弟替我说个官家，说是填房，将要过聘这位姑爷发急病又呜呼了。到如今我二十四岁，还是黄花少女。我也死了心，不愿嫁人了。为此把我“莲芳”二字，改为“阎王”二字，起了个绰号叫做“冯阎王”。他们越这么叫我，我就脱了女子气象，支持家务，料理庄田，在门外立起绕道牌，霸占乡里，好不威风也。

(唱)

看起来世间事总要人振，
何况我有根底旧家乡绅。
大门外一带路桃柳遮映，
陪衬着花共锦谁敢擅行。

(白)

哎唷，只顾说我自己的心事，今日连我姑母的生日几乎忘了，叫兄弟出来前去拜寿。

三元兄弟快来！

(冯三元上。)

冯三元 (白)

来也。

(念)

盼得吹箫引凤，必然折桂蟾宫。

(白)

姐姐拜揖！

冯莲芳 (白)

罢了！

(叶宗满上。)

叶宗满 (白)

小人与姑娘请安！

冯莲芳 (白)

不消。

冯三元 (白)

姐姐唤小弟有何吩咐？

冯莲芳 (白)

今日乃是汪家姑母的寿日，唤你出来前去拜寿。

冯三元 (白)

是呀，今天姑母寿日应该前去。送什么礼物？

冯莲芳 (白)

自家姑母送的什么礼？只去拜寿罢了。

叶宗满 (白)

拜寿不带礼物，与相公面上不好看。

冯莲芳 (白)

哦，面上不光彩。你晓得什么？汪姑太爷当年做过太宰，告职归林，家产还有几百万，还稀罕你送这点礼吗？送礼不送礼，体面不体面，你又不是我家总管，又不是我家当家的，你不过是雇来保护相公的人。遇事你就多嘴，实在可恶！

叶宗满 (白)

小人不敢。

冯莲芳 (白)

兄弟！你快去见了姑父、姑母、表妹，替姐姐我贺喜，说我不得去拜寿啦。

冯三元 (白)

知道了。

且住，此番前去拜寿，好与表妹相见。正是：

(念)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冯三元下，叶宗满欲跟下。)

冯莲芳 (白)

叶宗满回来！

叶宗满 (白) 小姐有何吩咐?
 冯莲芳 (白) 你且跪下!
 叶宗满 (白) 是。
 冯莲芳 (白) 我问你, 屡次我们姐弟讲话, 你总要在一旁多嘴, 你敢是挑唆我姐弟不和吗?
 叶宗满 (白) 不敢。
 冯莲芳 (白) 不打你不知道姑娘的利害。
 丫鬟快将荆条抱一捆来!

(丫鬟抱荆条上。)

丫鬟 (白) 荆条在此。
 冯莲芳 (白) 与我打这奴才!
 丫鬟 (白) 是。
 叶宗满 (白) 哎呀小姐! 小人未曾犯法, 打不得!
 冯莲芳 (白) 雇者为奴, 一定要打。
 丫头, 着实的打!
 丫鬟 (白) 是!
 (丫鬟打。)
 冯莲芳 (唱) 自古道奴欺主必倒家运,
 众使女须用力切莫留情!
 叶宗满 (白) 哎呀, 小姐呀!
 (唱) 这是我一时错口头不紧,
 还须要求小姐格外开恩!
 (白) 小人一时之错, 多口乱言, 犯了规矩。饶了这次, 下次再不敢多开口了。
 冯莲芳 (白) 我且饶你这次! 再要多嘴, 不但鞭打, 必要赶出门去。
 叶宗满 (白) 是。
 冯莲芳 (唱) 我也曾读过那朱子家训,
 持家务必须要主仆分明。

(冯莲芳、丫鬟同下, 叶宗满两望门。)

叶宗满 (白) 唉!
 (唱) 好一个恶丫头令人可恨!
 平白地责打我所为何情?
 (白) 呀呀呸! 想我叶宗满全身武艺, 只为贫苦雇与她家, 保护冯三元寸步不离, 并无过犯。今日被这恶丫头当着奴仆一顿暴打, 此恨岂肯干休? 咳, 大丈夫岂可无志, 趁空将这恶丫头一刀杀死, 方消我心头之恨。劫了他家金银财物, 投奔海上金鳌徐海大王那里去为将。就是这个主意也。
 (唱) 常言道大英雄多遭磨困,
 世间上岂独俺宗满一人。
 我如今变心肠暂且残忍,
 (白) 丫头! 丫头!
 (唱) 管叫你钢刀下血流尸横。
 (叶宗满下。)

【第七场】

(书童引顾慥同上。)

顾慥 (数板) 哈哈, 男儿无妻室无梁, 幸有诗书万卷藏, 往日悠怀荡, 今日笔砚香。此时春兴同花芳。
 (白) 小生顾慥, 乃是淳安县的一个秀才。家资三百万, 信可以通神。学富五车, 书足能傲世。父母早故, 内室无人, 也曾发下宏誓大愿, 娶一位绝色美人为妻, 方快平生之愿。无奈东也不成, 西也不就。曾托学友魏应科四处寻访, 未见回信, 真乃恨煞人也。

(魏应科上。)

魏应科 (念) 苧萝西子三分色, 世上才子一片心。
 书童 (白) 魏相公来了。

顾慥 (白) 喂，老魏，好人哪，我托你谈的亲事呢？
 魏应科 (白) 实难、实难！
 顾慥 (白) 请坐！
 魏应科 (白) 连日寻访，不是有才无貌，就是有貌无才，昨日才访得一家，倒是才貌双全的一个美女。只是她家又难说话。
 顾慥 (白) 怎么难说话呢？
 魏应科 (白) 就是南乡汪宏太宰，如今闲居在家，只生一个女儿名叫彩霞，年方十七岁，才色双全。那汪老头最重的是财神爷，又爱的是文曲星，因此他女还未许人。
 顾慥 (白) 听魏兄之言，他的女儿一定是我的妻子了。
 魏应科 (白) 怎见得？
 顾慥 (白) 我是个秀才，右手执笔可谓有才，我有百万之富，左手拿元宝，岂不算活神仙魁星么？
 魏应科 (白) 哈哈。算倒算得，只怕嫌你面貌丑了些。
 顾慥 (白) 魁星哪有白脸哪。
 魏应科 (白) 这话也是。
 顾慥 (白) 来！
 书童 (白) 有。
 顾慥 (白) 取白银千两，彩缎百匹，玉如意一双，黄金百两。快去！
 书童 (白) 是。
 (书童下。)
 魏应科 (白) 啊，顾兄，要这些东西何用？
 顾慥 (白) 烦你同我去求亲！他见了我这一表人品，这一份厚礼，无有不允。
 魏应科 (白) 这也说的甚是。
 (书童引四家丁抬宝同上。)
 书童 (念) 贵可比王、谢，富即石崇家。
 (白) 禀相公，财物俱已齐了。
 顾慥 (白) 吩咐带马拜客！
 (唱) 啊老魏，此事全仗你呀！
 自古说郎要才女求容貌，
 你看吾上马来威武英豪。
 那汪宏老眼力见了珠宝，
 (白) 魏兄啊！
 (唱) 管保你定说成不差分毫。
 (顾慥、魏应科同笑下。)

【第八场】

(汪宏上，三角眼大肚子样。)

汪宏 (数板) 好个风调雨顺天！房屋不漏谷田园，懒观书和卷，闲看银共钱，强似作官五十年。
 (白) 老夫汪宏，曾任太宰，罢职闲居。膝下无儿，只有一女，都说吾报应。任他人背后谈论，谣言难动志者。今日乃是夫人的生辰，也曾吩咐出去，一概不准庆贺！俭省银钱为妙。作寿蔬菜，不过是豆芽豆腐而已。
 丫鬟，请夫人小姐出堂！

(二丫鬟、冯氏、汪彩霞同上。)

冯氏 (念) 叨皇恩喜封诰命，
 汪彩霞 (念) 离绣闱环佩轻盈。
 冯氏 (白) 老爷！
 汪宏 (白) 请坐！
 汪彩霞 (白) 爹爹万福！
 汪宏 (白) 恭喜夫人寿诞，备得寿酒三杯，与夫人上寿！
 冯氏 (白) 有劳老爷！
 汪彩霞 (白) 恭喜爹爹！

汪宏 (白) 看酒!
(汪太上。)

汪太 (念) 芝兰并茂知多喜, 松柏长青有几人。
(白) 禀老爷、夫人: 内侄冯三元相公前来与夫人拜寿。

冯氏 (白) 快快有请!

汪太 (白) 有请相公。
(冯三元上。)

冯三元 (念) 门庭寂静知家政, 人面光辉见喜福。
(白) 参见姑父、姑母, 小侄拜贺千岁!

冯氏、
汪宏 (同白) 贤侄, 不拜也罢!
冯三元 (白) 受儿一拜!
表妹拜揖。

汪彩霞 (白) 表兄万福!

冯三元 (白) 请姑父姑母台坐, 待小侄把盏敬贺。

汪宏、
冯氏 (同白) 生受贤侄。
(汪宏、冯氏、汪彩霞、冯三元各就位。〔画眉序〕。院子上。)

院子 (念) 竹径常开客载酒, 石苔觅坐傲封侯。
(白) 禀老爷, 有西乡秀才顾慥、魏应科二位相公前来拜会! 说是务要进见。

汪宏 (白) 顾慥是本县的第一个富豪秀才, 是要去见的。贤侄陪你姑母多饮几杯! 我去去便来。

冯三元 (白) 是。

汪宏 (念) 素仰雄豪膏粱子, 何事拜揖林泉人?
(汪宏下。冯三元看汪彩霞, 冯三元、汪彩霞同呆望。)

冯氏 (念) 一生只顾充豪富, 万载犹怕落笑名。
(白) 贤侄, 你姐姐在家可好? 吾要接她来消遣几日不知肯来否?
(冯三元、汪彩霞同呆看作未听见状, 冯氏看冯三元, 看汪彩霞。)

冯氏 (白) 呸!

冯三元 (白) 啊, 姑母! 姑母!

冯氏 (白) 这是什么样儿?
(冯氏看汪彩霞。)

冯氏 (白) 咳, 丫头!
(唱) 难怪说西厢下许多惹笑!
看将来情真是不差分毫。
也是我执大意认是姑表,
任相见不避嫌开门自招。
(白) 且住! 男大当婚, 女大当配, 这都是老头子倔强误了他们了。也罢。三元侄儿!

冯三元 (白) 姑母!

冯氏 (白) 我今作主将彩霞许配与你, 你可用心读书! 大登科后小登科便了。

冯三元 (白) 叩谢姑母!
(唱) 我只说犯礼义惹事非小!
蒙姑母垂爱怜地厚天高。
成就了儿女情关睚窃窕,
怕的是老姑父作事蹊跷!
(白) 多蒙姑母大恩! 只怕姑父不允, 如何是好?

冯氏 (白) 等他进来, 我与他说便了。

冯三元 (白) 承姑母厚爱! 小侄只有碧玉扇坠一支, 以为聘礼。

冯氏 (白) 我且收下。你往后书房歇息! 等你姑父进来说明, 叫你进内拜谢。

冯三元 (白) 多谢姑母! 小侄暂别。

冯氏 (白) 书房去罢。

冯三元 (白) 是,

(唱) 世间上姻缘事皆有合巧，
亲中亲情中情妙上加妙。

(冯三元下。)

冯氏 (白) 哎！
(唱) 这也是错中错声名自保，
岂等得择东床坦腹婿招。
(白) 还不随娘来呀！
(唱) 娘劝你休多言莫惹人笑！
从今后守闺房凤绣鸾描。

(冯氏、汪彩霞同下。)

【第九场】

(汪太引汪宏同上。)

汪宏 (唱) 只听得檐前的喜鹊乱叫！
顾秀才来拜吾所为哪条？
(白) 汪太，请顾、魏二位相公，客厅相见！
汪太 (白) 请顾、魏二位相公客厅相见。
(四家丁抬礼物同上，顾慥、魏应科、书童同上。)

顾慥 (念) 字书雅丽观文藻，
魏应科 (念) 陈设清严想性情。
顾慥、
魏应科 (同白) 老先生请上，南乡晚生（顾慥）（魏应科）拜见！素慕清辉，何得幸膺龙门。
汪宏 (白) 岂敢！久仰英表，无缘拜识。今得光临，实慰我心。请坐！
顾慥、
魏应科 (同白) 告坐。
汪宏 (白) 请！
顾慥 (白) 来，将礼物呈上！
书童 (白) 家丁们礼物呈上！

(四家丁同呈上礼物。)

汪宏 (白) 这是为何？
顾慥 (白) 钦仰山斗，有所求附，敬具薄仪，伏乞笑纳！
汪宏 (白) 老夫素未效力，何敢当此盛赐？
顾慥 (白) 老先生请收下！晚生有话告禀。
汪宏 (白) 如此。

来，收下！
院子 (白) 是。

(院子收礼。)

汪宏 (白) 请教何事？
魏应科 (白) 顾学生乃是我乡首富，是老先生所知的。其文才乃学中之魁元，世人共晓。只因椿萱辞世，尚无室家之好，敬闻老先生有一闺秀，容德双全。顾兄不揣冒昧，亲自竭诚而来拜求山斗！晚生并欲作伐，御沟一叶，敢望垂言！结此百年之好，是所求托也。
汪宏 (白) 哈哈，原来如此。君子既有好逑之识，老夫何能尊大自居？顾兄才名家声，谅不负寒舍。大丈夫一言契合，就此为定。请择日报聘便了。

顾慥、
魏应科 (同白) 多谢老夫人垂爱！
顾慥 (白) 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正是：
(念) 种玉蓝田题凤侣，倚山致敬得龙门。
汪宏 (念) 全凭红叶传佳信，竟许青鸾报好音。
魏应科 (白) 恭贺老先生！
汪宏 (白) 有劳魏君伐柯大德。
顾慥 (白) 小婿告辞。

汪宏 (白) 请至花厅小酌！何行之速？

顾慥 (白) 贵庄到舍下三十里之遥，家中有事，不敢耽搁。

汪宏 (白) 不留了，奉送。

顾慥、
魏应科 (同白) 请止步！

顾慥 (唱) 从今后驾彩鸾太山有靠，

魏应科 (唱) 汉梁鸿配孟光说也逍遥。

(顾慥、魏应科同下。)

汪宏 (唱) 天遣这财帛星吾家来到，
请夫人与小姐细说根苗。

院子 (白) 请夫人、小姐！

(四丫鬟、冯氏、汪彩霞同上。)

冯氏 (唱) 乐在心笑在面厅前诉告，

汪彩霞 (唱) 把此情说与那倔强年高。

冯氏 (白) 老爷何事？

(汪宏大笑。)

汪宏 (唱) 可怜我无子嗣年将耄耋，
幸喜得富贾婿可慰心梢。

(白) 恭喜夫人！贺喜夫人！招了一个得意女婿。

冯氏 (白) 我们在内许亲之事原来老爷已经知道了！不要再告诉了。

汪宏 (白) 啊！什么内里的事？我说的是方才那顾慥送来纹银千两，彩缎百匹，玉如意两柄，黄金百两，前来求亲。

(冯氏、汪彩霞同惊。)

冯氏 (白) 啊！你可辞了他？

汪宏 (白) 这等富贵的女婿，为什么辞了他？是我允了，收下定礼。这件事，你说可喜不可喜？

(汪彩霞惊拉冯氏，冯氏落泪。)

冯氏 (白) 老爷好糊涂，人也不打听明白，怎么就允了他亲事？

汪宏 (白) 不要打听，是他自己来的。他的名望是我久已知道的，可以不用打听了。

(汪彩霞惊哭。)

冯氏 (白) 你好冒失！女儿我已许配内侄冯三元了。

汪宏 (白) 你、你、你几时许的？

冯氏 (白) 我方才在酒席筵前亲口许的。他留下碧玉扇坠为定，正要请你进内说明，你怎么又将女儿误许别人？

汪宏 (白) 呀呀呸！好冒失人也。

(唱) 冯三元拿什么比得顾慥？
这件事我不允谁敢动摇？

冯氏 (白) 你住了！女儿是我养的，岂由你作主哇？

(唱) 我养女我说亲我自提调，
谁叫你在人前全不推敲。

(白) 老奴才呀！

(唱) 快将那金银宝一概退了！
莫叫他在我家卖弄富豪。

汪宏 (白) 哼哼，老不贤，退婚二字只恐不能。

冯氏 (白) 退定了。

汪宏 (白) 不能。

冯氏 (白) 要退。

(冯氏跳碰，汪彩霞拉冯氏，冯氏、汪宏同气。)

汪彩霞 (白) 哎呀，母亲哪。

(唱) 碧玉坠现在在此岂可草草！
纵然有金似山也难断桥。
列女传老母亲时常教导，
若更移损大义儿有佩刀。

冯氏 (白) 女儿啊!
(唱) 劝姣儿休着急为娘自晓,
汪宏 (白) 呸!
(唱) 难由你作主张惹人嘲笑。
冯氏 (白) 你不用瞎跳, 我自有个主意。
丫鬟! 丫鬟!
丫鬟甲 (白) 有。
冯氏 (白) 快到书房请姑爷冯相公来!
丫鬟甲 (白) 请姑爷!
汪宏 (白) 竟叫姑爷, 真是胡闹了。
冯三元 (内白) 来了。
(冯三元上。)
冯三元 (唱) 因何事满堂人愁容怒貌?
(白) 莫不是许婚姻姑父拆桥。
(白) 姑父、姑母, 唤小侄何事?
汪宏 (白) 呸! 哪个唤你? 快快滚出我家去!
冯三元 (白) 怎么叫我滚起来了?
冯氏 (白) 哎呀侄儿啊, 方才我已将你表妹许你为妻, 一言为定, 驷马难追。男大当婚, 女大当配。三月初七是个顶好的日子, 你可回去备办花轿鼓乐前来娶亲, 不可有误。快回去罢, 通知你姐姐知道。
冯三元 (白) 告辞了。
汪宏 (白) 我的女儿已许定顾慥, 你从今以后不准上我的门来! 我也不怪你。
冯三元 (白) 哎呀, 这是怎么讲话?
冯氏 (白) 转来!
冯三元 (白) 是。
冯氏 (白) 我是你的亲姑母, 姑表结亲须要热闹些, 方才体面。初七日来娶亲的时节, 将你祖父官衔俱要打了起来, 旗锣伞扇, 彩轿灯笼, 人马轿夫, 前来娶妻, 都是要的。回去了罢!
冯三元 (白) 遵命!
(唱) 谢姑母嘱咐言不谕而晓,
初七日准备着跨凤吹箫。
(冯三元下。)
汪宏 (唱) 可恨这老不贤果真胡闹,
臭小子也跟着头翘尾摇。
冯氏 (唱) 谁叫你图嘴快孽乃自招。
汪彩霞 (白) 爹爹!
(唱) 从今后学见识母亲必教。
(冯氏、汪彩霞同下。)
汪宏 (白) 丫头哇!
(唱) 不由我怒火起三尸暴跳!
(白) 这件事那顾慥岂肯开交?
(白) 且住, 我看这老不贤言来语去把女儿许配冯三元, 其中似有隐情? 哦哈, 是了, 莫非内有贾午韩寿偷香窃玉之故, 将错就错好遮掩了? 若果真如此, 我岂可强许顾家, 将来反落笑话。只是我方才收下顾慥礼物, 如何是好? 如何推却, 这便怎么处? 哎呀, 这也无妨, 明日请魏应科前来, 对他说明: 就说我夫人不允, 将聘礼退与他便了。哼, 就是这个主意。
家院! 快请魏相公前来, 有话叙谈。
院子 (白) 是。
(院子下。)
汪宏 (白) 罢了哇, 罢了。
(唱) 装一个老糊涂退亲为妙,
也免得到后来惹人笑嘲。
(汪宏下。)

【第十场】

(冯莲芳上。)

冯莲芳 (唱)

为什么坐不安心神惚恍？
莫不是家务事有什灾殃。

(白)

奴、冯莲芳。哈哈好奇怪的事啊，我打发兄弟往汪姑母家中拜寿去了，怎么我眼跳心惊，坐卧不宁，是何缘故？不免到大门外柳树下瞭望瞭望，宽宽心怀便了。

(唱)

叹人生不满百风吹萍浪，
说什么连理枝结什么愁肠？
不如我好吃穿有福自享，
闲来时坐树下赏看田庄。

(白)

眼跳得很哪。

(叶宗满上。)

叶宗满 (唱)

鞭打仇搁在心时刻难忘，

(叶宗满看见冯莲芳。)

叶宗满 (唱)

巧遇着恶丫头独坐路旁。

(白)

俺叶宗满。前者在冯家护院，保护三元公子。那一天被冯莲芳那恶丫头平白无故打了我个半死，赶出不用。是我怀恨在心，今天她一人坐在柳树之下，幸喜四下无人，近前一刀将她杀死，除却地面之害呀！

(唱)

急卷袖慌撩衣执刀而上，
幸喜得无人来送她无常。

(白)

呸看刀！

(冯莲芳惊，起。叶宗满、冯莲芳同相打，冯莲芳下，叶宗满追下。)

【第十一场】

(海福背包上，王三跟上，欲睡，海瑞骑驴上。)

海瑞 (唱)

离却了燕京城眼界开朗，
骑脚驴受尽了无限风霜。
到省中认识了上司模样，
接县印依然我旧日行藏。

(白)

下官海……

(海瑞忽望王三站着睡，指海福，海福打王三头，海瑞、海福同笑。)

海瑞 (白)

下官海瑞。出京以来，昨日在浙江省禀见了上司，命吾到淳安县接任理事。是我雇了这匹驴儿，一路之上也好查看民情风俗。来此已是淳安县地界，倒也风景纯良，民殷物富也。

(唱)

一路来山共水令人堪赏，
淳安县好风光四野农庄。
催毛驴绕庄村柳林去往，

(〔内喊声〕。)

海瑞 (白)

啊！

(唱)

为什么男赶女惊奔路旁？

(冯莲芳跑上，碰倒海瑞跌下驴。)

冯莲芳 (白)

杀人了！

海瑞、

海福、

王三 (同白)

哪个敢杀人？

(叶宗满赶上，乱打。)

冯莲芳 (白)

杀了人了！

叶宗满 (白)

这丫头命不该绝，有人遮拦，不免投奔海上徐大王便了。

(叶宗满下。四丫鬟、四家丁同上。)

四丫鬟、

四家丁 (同白) 小姐在此。
冯莲芳 (白) 杀了人了!

四丫鬟、
四家丁 (同白) 小姐, 哪个敢杀人?
海瑞 (白) 青天白日, 竟自持刀杀人! 此事倒要问个明白。

四丫鬟、
四家丁 (同白) 请问小姐, 到底是谁杀人哪?
冯莲芳 (白) 呸! 把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 方才在大树旁边有人持刀来杀我。我大声喊叫, 你们都不出门来呀, 把这三个人都给我捆起来, 不要放走!

四丫鬟、
四家丁 (同白) 晓得。
海瑞 (白) 啊! 你为什么不放我们走?
冯莲芳 (白) 你们是方才杀我的那个凶手叶宗满的一党, 他邀你们这些狐群狗党杀了我, 抢我的家财。
快捆快捆!

四丫鬟、
四家丁 (同白) 原来是强盗, 捆起来。
海瑞 (白) 呀呀呸! 我乃远方客商, 从省中而来, 有驴夫为证。适才被这女子碰的跌下驴来, 那人持刀要杀这丫头, 我三人不顾生死遮拦, 并且帮助大声喊救, 才把那持刀行凶的汉子惊走, 救了这女子的活命。怎么又道我们与那凶手一党啊?

王三 (白) 客人讲得是呀, 他由省里雇我的驴骑来淳安县公干的。方才我三人救了她, 怎么知恩不报哇?

四丫鬟、
四家丁 (同白) 原来如此, 你们去罢。
冯莲芳 (白) 慢着! 别人不晓得我们前的规矩还则罢了, 这个驴夫从小在此长大的, 你还装不懂我们前规矩么? 睁眼睛瞧现有下马牌都看不见么? 叫你的瘟驴踏坏了我的龙脉。
丫鬟!

四丫鬟 (同白) 有。
冯莲芳 (白) 将这头瘟驴牵到咱们牲口棚内, 把驴宰了, 好与姑娘祭路。
(四丫鬟叫驴下。)

王三 (白) 回冯小姐的话, 这客人在远方, 不知道冯小姐门前的规矩, 骑着驴子往前乱走, 小人在后面走, 赶也赶不上他。求姑娘恕罪, 把驴子赏给小人罢!

冯莲芳 (白) 你胡说! 冯家庄我们前的规矩, 哪一个不晓, 你竟敢骑驴踏了龙脉! 难道后面没有路走吗?
丫头们快把驴牵去宰了!

四丫鬟 (同白) 是。
海瑞 (白) 好个野蛮的女子!
冯莲芳 (白) 这个人还望着我, 你心想怎样? 不看你是个外路人, 定要打你个半死。快滚开罢!

王三 (白) 多谢小姐。
哎, 客人快走罢! 还站着想讨打么?

海瑞 (白) 唉, 这是怎么讲话呀?
冯莲芳 (白) 你不怕呀, 家丁们与我捆起来打!

四家丁 (同白) 喳。
海瑞 (白) 谁敢?
王三 (白) 哎呀小姐, 他说的是, 他不懂咱们的话, 他没说不怕。客人快走吧! 有什么话咱到前面说去。

海瑞 (白) 哎!
(唱) 官道上非禁地岂断来往?
为什么立碑牌是何地方?
却怎么奴欺主如此狂妄!
必须要问明白好作主张。

冯莲芳 (唱) 骑毛驴践龙脉还敢逞强?
(白) 你们不动手, 我亲自拴这厮。
(唱) 旧规矩岂肯坏打你个猖狂。
(冯莲芳扭海瑞欲打。)

海瑞 (白)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冯三元上。)

冯三元 (唱) 我姐姐因何事与人厮嚷?
男女别有理讲何须鲁莽!
(白) 姐姐快放手!

海瑞 (白) 岂有此理!

冯三元 (白) 呀, 姐姐为了何事?

海瑞 (白) 好野蛮的女子, 莫怪家奴要杀她。

冯莲芳 (白) 他骑着驴竟打咱门前经过, 我牵了他的驴, 他反道要打我, 你说他讲理不讲理?

冯三元 (白) 原来如此。

海瑞 (白) 请教你官马大路不叫人走, 叫人往何处走?

冯三元 (白) 怕外来人不知道, 所以树上挂的有禁止牌, 你不用争了, 请走路罢。
(海瑞冷想。)

海瑞 (白) 原来如此。

王三 (白) 客人快走吧! 到前面与你说话。

海瑞 (白) 罢了。
(唱) 看光景在此地有理难讲,
到县衙还他个别的主张。
(海瑞、王三、海福同下。)

冯莲芳 (唱) 我今日遭凶奴险些命丧!
幸抢得叫驴儿可以补偿。
(白) 只顾夺驴子, 忘了捉凶手。
家丁们, 快去几个人拿叶宗满, 不要放走他!

四家丁 (同白) 喳。
(四家丁同下。)

冯三元 (白) 啊姐姐, 叶宗满因何行凶? 姐姐你怎么伤着他?

冯莲芳 (白) 我在这树下望你, 他走来拿刀就砍, 幸亏我看见, 手快, 架开, 他就跑了。

冯三元 (白) 叶宗满为何这样大胆?

冯莲芳 (白) 他想杀了我, 好图抢咱们的家财。还有别的事吗?

冯三元 (白) 等待拿来, 送官处治。

冯莲芳 (白) 兄弟你去拜寿, 姑父姑母可好?

冯三元 (白) 贺喜姐姐!

冯莲芳 (白) 贺的什么喜呀?

冯三元 (白) 姑母将表妹彩霞许我为妻, 叫我初七日准备花轿执事前去迎亲。急急赶回, 说与姐姐知道。烦姐姐早早料理才是!

冯莲芳 (白) 恭喜兄弟! 贺喜兄弟! 自然是要我料理。初七的好日子, 哎呀快了哇。
(四家丁同上。)

四家丁 (同念) 凶手实可恨, 捉拿影无踪。
(同白) 禀小姐: 小人们四下追赶, 并无叶宗满踪影。

冯莲芳 (白) 追不着慢慢的再差人拿罢。听我吩咐! 初七日是太相公娶亲, 就是汪姑太太的女儿彩霞, 你们快快置办花轿执事! 须要热热闹闹的。赶紧去办!

四家丁 (同白) 是。
(四家丁同下。)

冯莲芳 (白) 兄弟随姐姐到家中吃喜酒。

冯三元 (白) 小弟与姐姐压惊。

冯莲芳 (唱) 恭贺你红鸾禧佳期在望,
冯三元 (唱) 全仗着贤姐姐多作主张。
(冯莲芳、冯三元同下。)

【第十二场】

(王三、海福引海瑞同上。)

海瑞 (唱) 哪有个官道上不准人往，
可见这冯家女恃富逞强。

王三 (白) 好了好了，逃出性命来了。客人别的话不说啦，赔我的驴罢。

海瑞 (白) 啊，怎么要我赔你的驴呢？

王三 (白) 你不骑着驴撞着女阎王，谁能牵我的驴呢？

海瑞 (白) 她怎么叫女阎王呢？

王三 (白) 这女子姓冯，那是参将冯爷的女儿，名叫冯莲芳。父母早亡，万贯家财，是她一人执掌，教导她兄弟冯三元读书成人，如今入了洋。她却永不嫁人。

海瑞 (白) 却是为何？

王三 (白) 许一家，死一家，因此没人要她，所以外人送她绰号叫女阎王。这丫头越发公然不怕人了，打街骂巷，横行霸道，欺压乡里，门前挂个禁止牌，不许人马走过。若不遵命，把车马牵去，还要打个半死。

海瑞 (白) 难道百姓就不会去到官府告她么？

王三 (白) 你说呆话，她家有钱有势力，她还有个姑爹名叫汪宏，当年做过太宰，告老回家。州县官谁不奉承，谁敢惹她。我们闲话少说，烦你快赔我驴，各人走各人的路。

海瑞 (白) 我一个穷途之人，哪有驴子赔你？

王三 (白) 我一家几口人全靠着那匹驴赚钱吃饭，你不赔驴，就要告你。

海瑞 (白) 你要到哪里去告？

王三 (白) 到淳安县衙门去告。

海瑞 (白) 既要告我，你也不消拉拉扯扯，我同你去见官就是。

王三 (白) 就怕你不去。

海瑞 (白) 告的好哇！

(唱) 可笑这赶驴人不知端详，
难怪他无知识有犯王章。
我暂且装蒙胧随他前往，
认一认淳安县何如大堂。

(海瑞、海福、王三同下。)

【第十三场】

(四青袍、书吏、门子、班头、赵汴湖同上。)

赵汴湖 (念) 官清书吏瘦，神灵庙主肥。公门好积德，子孙有馀辉。

(白) 下官浙江淳安县县丞赵汴湖是也。只因前任堂翁霍与假调任慈谿县去了。上司命我护印。闻听新放来接印官是主事海瑞，在京已经动身，不见传谕到来，今乃放告之期。

左右！

四青袍 (同白) 有。

赵汴湖 (白) 放告牌抬出！

四青袍 (同白) 放告牌抬出！

(王三、海福、海瑞同上。)

海瑞 (唱) 进城来见街市亦非冷淡，
人清秀却怎么言语太蛮？
进县衙书役们两旁摆站，
且装呆再看他怎样开谈。

王三 (白) 老爷申冤哪！

赵汴湖 (白) 你叫什么名字？为何喊冤？

王三 (白) 小人叫王三，赶驴为生。这客人雇了我的驴子打冯家庄冯莲芳门前往过，小人喊他不应当，撞见冯姑娘将驴子牵去了。小人指驴为业，求老爷平天断，叫他赔偿小人。

赵汴湖 (白) 这就是了。
啊，你这人有什么前程，见官不跪？

海瑞 (白) 法堂之上跪是要跪的，且候你断的明白，使我口服心服，无有不跪之理。

赵汴湖 (白) 衙役，他说的什么话，我不懂？

班头 (白) 他说要老爷断的明白，使他口服心服，方可下跪。

赵汴湖 (白) 好刁百姓！你们听断。

海瑞、
王三 (同白) 是。

赵汴湖 (白) 冯家庄，冯莲芳门前不许外人行走，本县是知道的，久有告示禁止。难怪她强牵此驴，冯家女子自然无罪。你这人骑驴错走禁地，丢了旁人驴子，应该赔偿。罚你给王三纹银三两，重买驴子，此乃一断也。

王三 (白) 叩谢青天白日的老爷！

海瑞 (白) 哈哈，断得好。

赵汴湖 (白) 不许笑！听吾第二断。

海瑞 (白) 讲！

赵汴湖 (白) 你不姓不名，假斯文的样子，见了本署县不跪，藐视官长。罚你把这包袱行李充公入库，以免责打。此二断也。

海瑞 (白) 哈哈，这更断的好了，可算明白清廉之官也。

赵汴湖 (白) 本县是捐班出身，不晓得之乎者也。
衙役呢？

班头 (白) 有。

赵汴湖 (白) 将他的包裹行李一概入库！

班头 (白) 是。
包裹行李拿过来！

海福 (白) 我主人没有行李，只有包袱，我来打开你看。
(海福取出纱帽玉带、官衣与海瑞穿上，王三大惊。)

海福 (白) 且穿戴好了再讲呀。

班头 (白) 禀老爷，他包袱里乃是纱帽官衣。
(赵汴湖怔住。)

赵汴湖 (白) 啊！这是七品冠带，是从何处来的？

海瑞 (白) 此乃皇上钦赐的。
(赵汴湖更惊。)

赵汴湖 (白) 衙役呢？

班头 (白) 有。

赵汴湖 (白) 你们可晓得他是什么人？

班头 (白) 都不知道哇。

海瑞 (白) 哈哈，请老年兄且下位来，待弟将此案重新断如何？

赵汴湖 (白) 啊，你到底姓什名谁？

海瑞 (白) 姓海名瑞，有文凭前来赴任。
(海瑞袖内取文，上坐。)

赵汴湖 (白) 哎呀，原来是堂翁，有罪了。

四青袍、
书吏、
门子、
班头 (同白) 与老爷叩头。

海瑞 (白) 小心伺候！

四青袍、
书吏、
门子、
班头 (同白) 是。

赵汴湖 (白) 卑职参见海翁！

海瑞 (白) 寅兄听吾断来。

赵汴湖 (白) 是。

海瑞 (白) 冯家门首乃官马大路，岂可禁止行人？本应严拿治罪以整风气。所有抢王三之驴押令赔还！出示晓谕，今后听从行人来往！骑驴者不知不罪。此一断也。

赵汴湖 (白) 堂翁断的是。

海瑞 (白) 贵厅审事不明白应参处。念在署理未久，着即押同王三前去取驴！并拘唤冯莲芳、冯三元到案听审，以赎此过！此二断也。

赵汴湖 (白) 堂翁明断，王三随我讨驴拿人去。

王三 (白) 谢大老爷。

赵汴湖 (白) 喂哎！

(念) 品貌多沉毅，心怀更神明。

(赵汴湖、王三同下。驿丞上。)

驿丞 (念) 迎接新县令，特来送传单。

(白) 驿丞官参见老爷！

海瑞 (白) 请。

驿丞 (白) 建德县有传单到来，总理监政鄢大人即日由此经过，所有差使公馆应即速办！

海瑞 (白) 哪个鄢大人？

驿丞 (白) 鄢懋卿大人放了浙江监政，前来巡查。

海瑞 (白) 原来是他，拿传单来我看！

驿丞 (白) 是。

海瑞 (白) 浙江建德县正堂奉宪谕总理监政鄢，巡查监务，所过州县照单计开付大人佣人伙四百名，夫人坐彩轿一乘，用女轿夫二十四名，哈哈，彩轿是作什么用的？跟马一百匹，食用猪羊五十只，其余柴、米、烛、炭随时应用，照单行事。哎呀，鄢懋卿此来民竭矣。

驿丞官听者！本县一介寒儒，不能应付逢迎。此单之上所有差使公馆一概不允应付。将此传单留下，送前途去罢。

驿丞 (白) 老爷不能应付，只恐头站差丁到来有许多不便。

海瑞 (白) 多口！凡事自有本县承当。

驿丞 (白) 是。

(念) 纵然用项推干净，只恐临头悔时迟。

(驿丞下。鄢贵上。)

鄢贵 (念) 钦差监政多风力，何故县官装呆痴？

(白) 啊这是什么道理，怎么供应一概无有！

海瑞 (白) 海太爷，你这是怎么说？

鄢贵 (白) 啊，你是何人？大惊小怪的。

海瑞 (白) 总理监政鄢大人麾下头站家丁鄢贵二爷。

鄢贵 (白) 哈哈，好个头站家丁，你来见本县有什么事？

海瑞 (白) 大人有传单，要人伙四十名。

鄢贵 (白) 淳安县小，百姓俱种田，没有人伙。

海瑞 (白) 还有抬夫人的彩轿一顶，要女轿夫廿四名。

鄢贵 (白) 又不娶新媳妇，彩轿何用？女轿夫更没有。

海瑞 (白) 猪羊五十只。

鄢贵 (白) 要猪羊，我就是猪羊，要吃把我抬了去吃罢。

海瑞 (白) 大公馆一所，小公馆廿所。

鄢贵 (白) 小县份连席蓬破窑都没有一个。

海瑞 (白) 海老爷，不要说玩笑话，大人即日就到了。

鄢贵 (白) 谁与你玩笑，你回府去对你大人去说：淳安县贫邑小地，不能停留轩车，请你大人将就过去罢。

海瑞 (白) 海老爷，你不想想你好大的个知县哪，公然叫大人将就过去。劝你休得错了主意，好好办差！免讨无趣。

鄢贵 (白) 哇！

海瑞 (唱) 县堂上岂容你这般大胆！
朝廷官大共小体统一般。
今叫你且试试海爷手段，
先责罚四十板打你个刁难。

(白) 左右拉下去打!

鄢贵 (白) 住了! 你不用打, 俺见了大人再和你说话。
(鄢贵跑下。)

班头 (白) 禀老爷: 鄢府差丁逃跑了。

海瑞 (白) 他跑了, 哈哈, 好大胆的奴才, 他竟自跑去了。呜呵呀, 此人一去, 鄢懋卿自然有一番波浪, 我不找他, 他必来寻我, 淳安小县如何支持得住? 唔, 我自自道理。
左右!

四青袍、
书吏、
门子、
班头 (同白) 有。

海瑞 (白) 你们民壮, 捕快, 衙役班中可有大力气的人没有?

四青袍、
书吏、
门子、
班头 (同白) 小人们都有力气。

海瑞 (白) 好, 备马随我出城迎接鄢大人去者!

四青袍、
书吏、
门子、
班头 (同白) 遵命。

海瑞 (白) 海福, 好好护守印信!

海福 (白) 遵命。

海瑞 (唱) 初到任便逢着这等离乱!
也不敢怨皇恩受事为官。
我去见鄢懋卿是非不断,
拚着我小县官除却奸贪。
(海瑞、四青袍、班头同下, 海福、书吏、门子同下。)

【第十四场】

(魏应科跑上。)

魏应科 (白) 走哇!

(唱) 得意事偏失意人心更变!
好姻缘反成了恶恨姻缘。

(白) 我魏应科。前与顾慥说了一门亲事。已然收下定礼。汪宏这老头请我去说: 他夫人不允, 辞婚退礼。是我一言不答而走, 中途路中闻听他又许了冯三元为妻, 约定初七日彩轿执事前去娶亲, 打听得确实。回去报与顾慥得知便了。

(唱) 汪宏贼作此事害人非浅!
我只得如飞来理要先言。

(白) 来此已是他家。
顾慥快出来! 顾兄快出来!

顾慥 (内白) 来了。
(顾慥上。)

顾慥 (唱) 只听得魏兄声大呼小喊!
莫不是要催娶早些团圆。

(白) 啊魏仁兄什么事这样乱喊哪?

(魏应科急说。)

魏应科 (白) 哎呀顾兄啊, 真气死人了!

顾慥 (白) 到底为了何事?

魏应科 (白) 哎呀顾兄啊! 汪宏那老儿着人请吾前去对我言讲, 仁兄亲事他夫人不允, 已许了冯三元了。

顾慥 (白) 此话是谁说的?
 魏应科 (白) 汪宏亲口说的。
 (顾慥呆。)

顾慥 (白) 如今冯三元约定初七日彩轿执事迎亲, 还要显他两家的热闹哇。
 顾慥 (白) 哎呀当真?
 魏应科 (白) 当真。
 顾慥 (白) 果然?
 魏应科 (白) 果然。
 顾慥 (白) 哎呀气煞我也!
 魏应科 (白) 哎呀顾仁兄啊, 急也无益, 想个主意才好。
 顾慥 (白) 呀呀呸! 他家收了我几千金聘礼, 又把女儿许配冯家, 只怕不能。老魏你快去打听冯三元几时抬亲! 我多带庄丁在半路劫抢回来, 岂不是好?
 魏应科 (白) 就是这个主意。告官是来不及了, 先抢了来, 成了亲, 就无反悔了。
 顾慥 (白) 就是这样, 你听说冯家几时抬亲?
 魏应科 (白) 是初七。
 顾慥 (白) 是初几?
 魏应科 (白) 是初.....
 顾慥 (白) 哎呀, 到底是初几呀?
 魏应科 (白) 哦哦是初一, 初一日他家彩轿执事, 旗锣伞扇都是有的。
 顾慥 (白) 哦初一, 他家彩轿执事, 旗锣伞扇都有的。哎呀今日三十日, 明天就是初一了, 待我分派他们。
 众庄丁快来!

(众庄丁同上。)

众庄丁 (同白) 相公有何分派?
 顾慥 (白) 你大爷定好了汪家的亲事, 如今汪宏老儿公然反悔, 另许了北乡冯三元。明天是他迎亲之期, 你大爷如何肯依?

众庄丁 (同白) 小人们在半路拦着抢回来, 与大爷成亲好不好?
 顾慥 (白) 正是这个主意。你们各带棍棒, 埋伏在北乡官道旁边, 看见彩轿过来不问长短抢了就走! 回来每人赏银廿两。

众庄丁 (同白) 大爷放心, 小人们保不误事! 管保把彩轿抢回来与大爷成亲。
 顾慥 (白) 好, 务必抢回来才是。
 众庄丁 (同白) 小人们记下了。
 伙计们, 官道埋伏去者!

(众庄丁同下。)

魏应科 (白) 顾兄, 他们去抢新人去了, 家中拜花烛入洞房的事, 你也该分派分派了哇!
 顾慥 (白) 那是自然的。
 丫鬟们, 与大爷收拾卧房安排床铺呀!

(众丫鬟内同应。)

顾慥 (白) 小子们, 备办花烛洞房悬灯挂彩, 多备酒预备亲友贺喜呀!

(众小子内同应。)

顾慥 (白) 老魏你可不要走了, 吃了我的喜酒再重重谢你。
 魏应科 (白) 喜酒自然要吃的, 请你洗洗澡, 打扮打扮, 收拾收拾好作新郎官啊。
 顾慥 (白) 正是。老魏等他们把新人抢了来, 拉进洞房硬成了亲, 还怕她另去嫁人不成?
 魏应科 (白) 就是告到当官, 咱们也有理, 怕什么?
 顾慥 (白) 哈哈, 请到书房等候喜讯!
 魏应科 (白) 请啊!
 (唱) 这是你有福气红鸾发现,
 准备着抱娇妻温软如绵。

顾慥 (白) 魏兄啊!
 (唱) 众庄丁此一去谁人防险?
 不怕那红花轿飞上九天。

(魏应科、顾慥同笑下。)

【第十五场】

(鄢懋卿、四青袍同上。)

鄢懋卿 (唱) 一路上金银宝扛抬不动，
也不枉严太师恩德重重。
(白) 下官鄢懋卿。出京以来到任接印，与夫人巡行各州县监务。赚得金银满载，珠宝盈箱，前途已是淳安县，自然也是打算弄他几千两银子。哈哈！
(唱) 此一番严太师必要贡奉，
方保住官长久时通运通。

(四青袍同扶轿，四使女、轿夫抬秦氏同上。)

秦氏 (唱) 夫奉旨理监政巡查浙省，
妻坐轿车如水骡马如龙。
不亚于王侯贵天子尊宠，
正所谓任封疆食禄之荣。
(白) 哎呀呀，快快住轿！

丫鬟 (白) 快快住轿！

鄢懋卿 (白) 快些住轿！
啊夫人怎么样了？

秦氏 (白) 老爷，这是哪一县的女轿夫？她们都不会抬轿，把我的头都撞晕了。快换轿夫！

鄢懋卿 (白) 这是建德县的女轿夫，如今到了淳安县地界，就有女轿夫换了。

秦氏 (白) 哎呀，我实在不耐烦，快把轿帘子放下来歇息歇息。

鄢懋卿 (白) 是是是。
丫鬟，快把轿帘子放下来呀！夫人少时就有淳安县的女轿夫替换了。

(鄢贵跑上。)

鄢贵 (念) 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
(白) 哎呀！老爷到了这里了。

鄢懋卿 (白) 啊，鄢贵，你作头站又转来则甚？

鄢贵 (白) 哎呀老爷，前途不要去了！

鄢懋卿 (白) 啊！为何呢？

鄢贵 (白) 公馆、人伙一概全无。

鄢懋卿 (白) 难道说淳安县不办差么？

鄢贵 (白) 他不但不办差，他还要责打小人呢！他言道：贫邑小县不能容留轩车，叫老爷将就过去罢。

鄢懋卿 (白) 岂有此理！那知县是谁？

鄢贵 (白) 他叫海瑞。

鄢懋卿 (白) 不错的，是他降补淳安县知县。此人是个疯汉，倔强不堪的东西。他既不供应，可叫建德县原来人伙送过此境，且到省城参他便了。

鄢贵 (白) 建德县男女人伙听者！你们原来之人将老爷夫人送过此境，重重有赏。

鄢懋卿 (白) 啊夫人，耐烦一日！过了此境就有好轿夫了。
众女伙好好抬夫人走，再不要乱撞！过了此境重重有赏。抬着走罢。
(唱) 非是我怕海瑞不敢作弄，
半路间且忍耐休逞英雄。
女轿夫好抬走休再摇动！
到前途我必当重重赏封。

(众庄丁手执棍棒跑同上。)

众庄丁 (同白) 打呀！抢呀！
(众庄丁同打，四青袍、四使女、鄢懋卿、鄢贵、轿夫同跑下。)

众庄丁 (同白) 好了好了，那些抬亲人都被我们打跑了，你们快快抬着花轿，快快的走罢！
(众庄丁抬秦氏同下。)

(完)